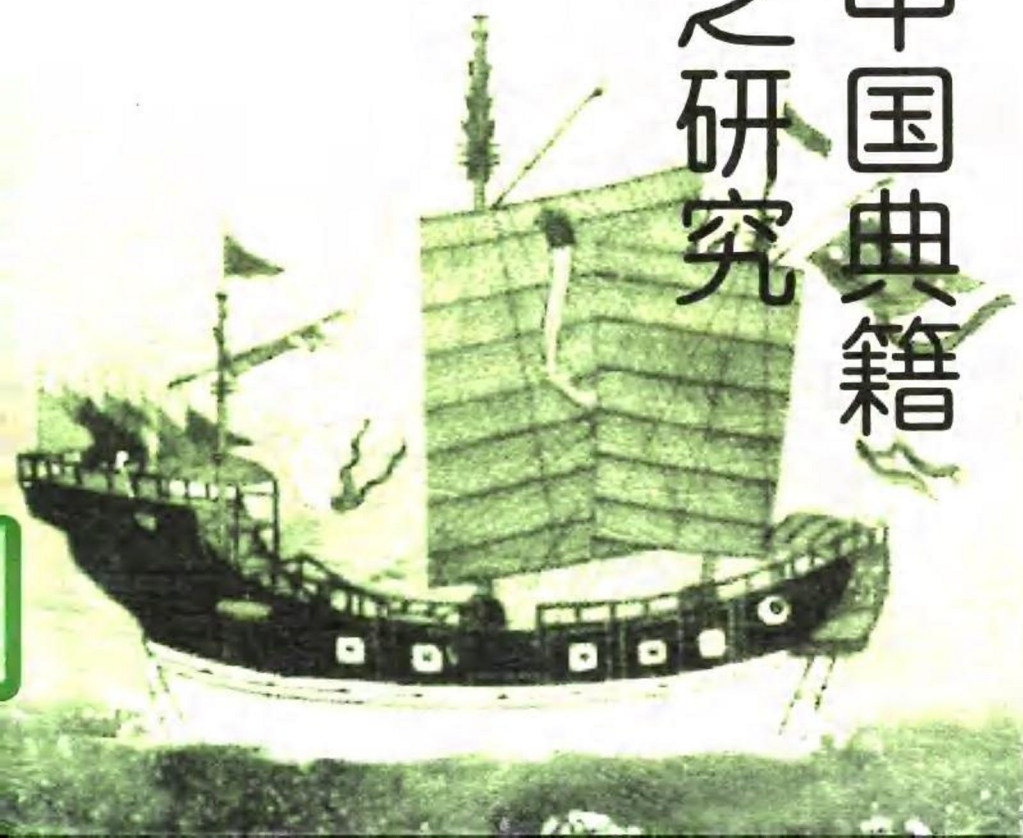


日本文化研究丛书

- 原著 大庭修
- 翻译 戚印平 王勇 王宝平
- 杭州大学出版社

江户时代中国典籍 流播日本之研究



日本文化研究丛书

● 原 著 大庭 修

● 翻 译 戚印平 王勇 王宝平

● 杭州大学出版社

江户时代中国典籍
流播日本之研究

江户时代中国典籍流播日本之研究

(日)大庭 修 著

戚印平 王 勇 王宝平 译

*

杭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杭州市天目山路 34 号)

*

浙江印刷集团公司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1/32 20 印张 500 千字

1998 年 3 月第 1 版 199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3000

书号:ISBN 7-81035-485-X/G·28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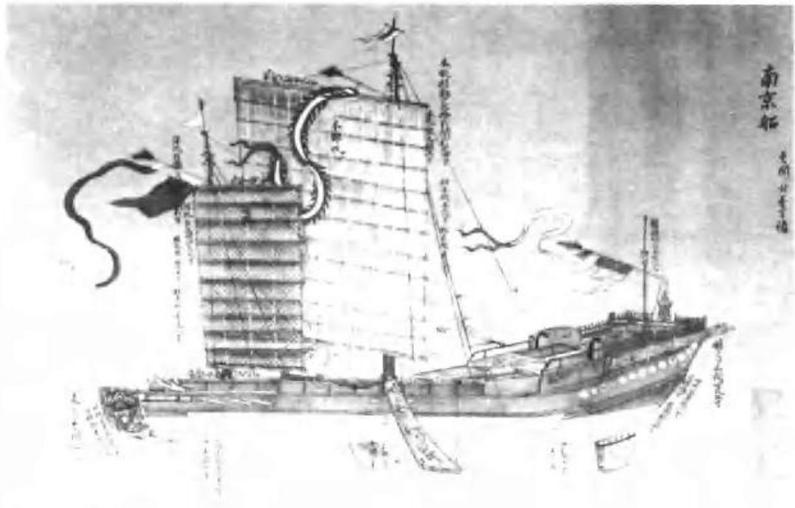
定 价:36.00 元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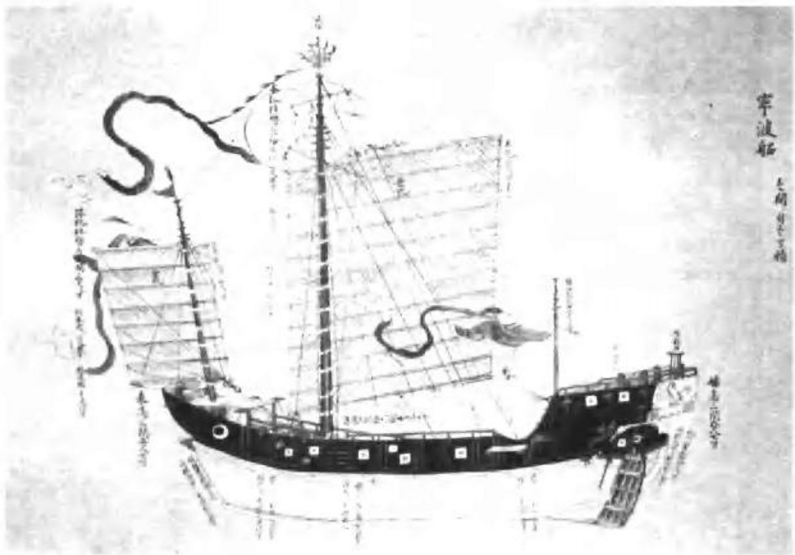
《江戸时代における中国文化受容の研究》

日本同朋舎 1984年6月15日出版发行

本书据 1986年10月1日第二次印刷本翻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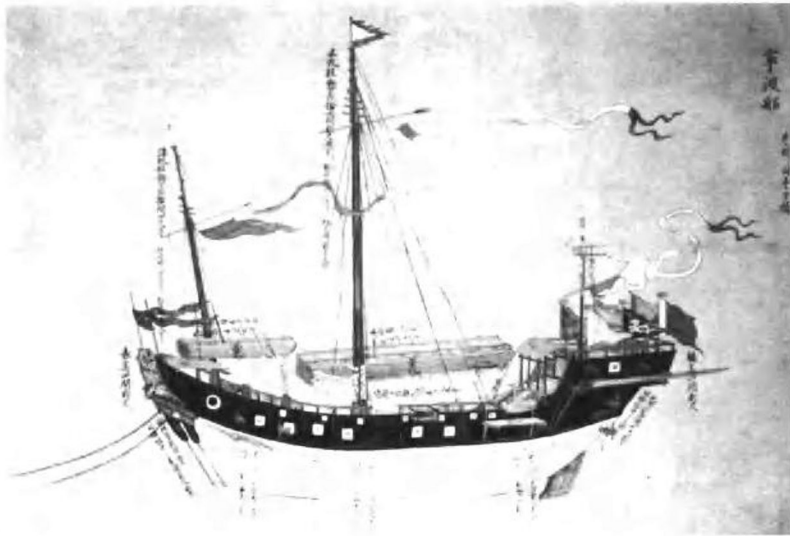


南京船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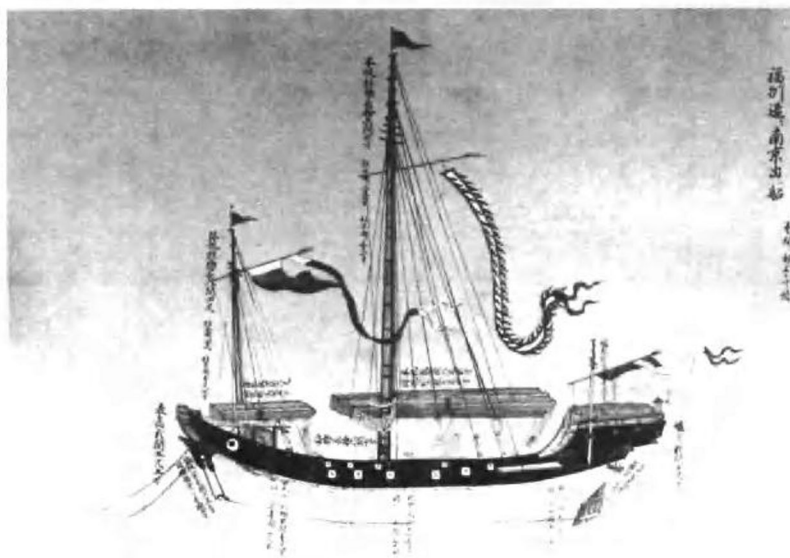


宁波船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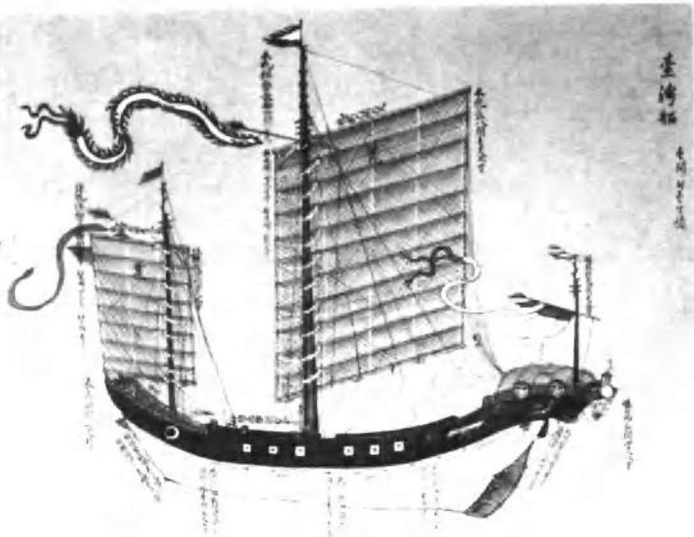
图版二 松浦史料博物馆藏《唐船之图》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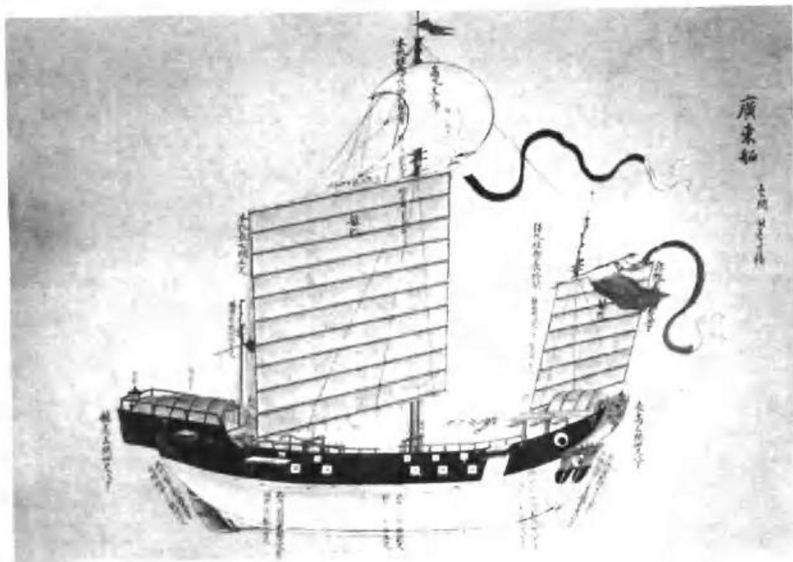
宁波船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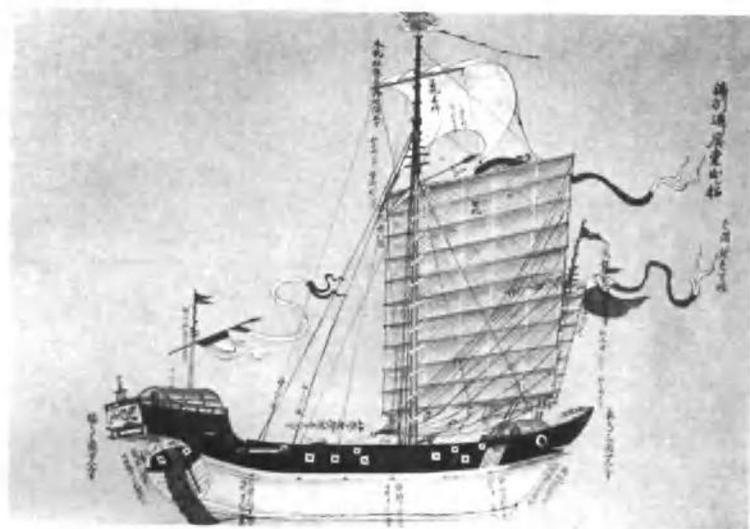
福建造南京船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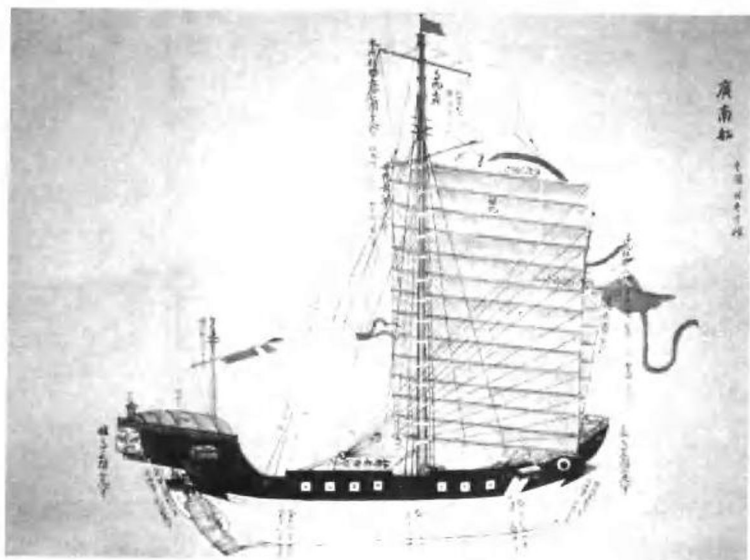
台湾船



广东船



福州造广东船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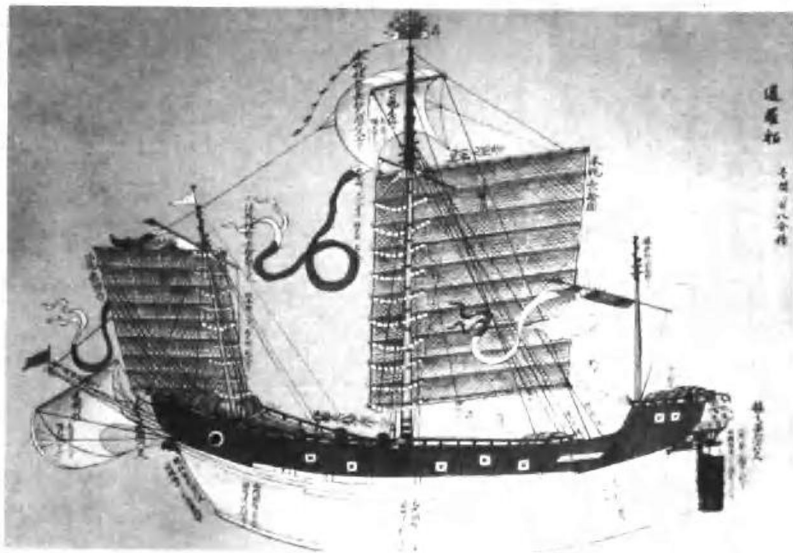


广南船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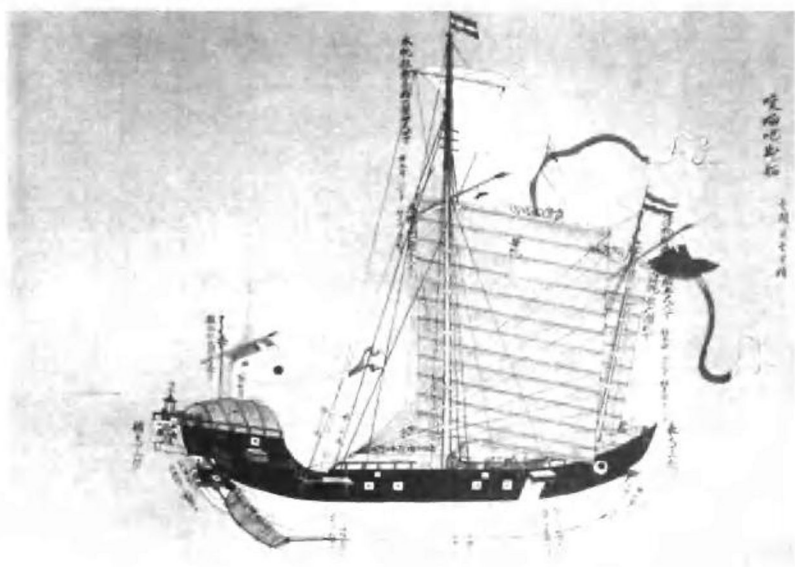
图版五 松浦史料博物馆藏《唐船之图》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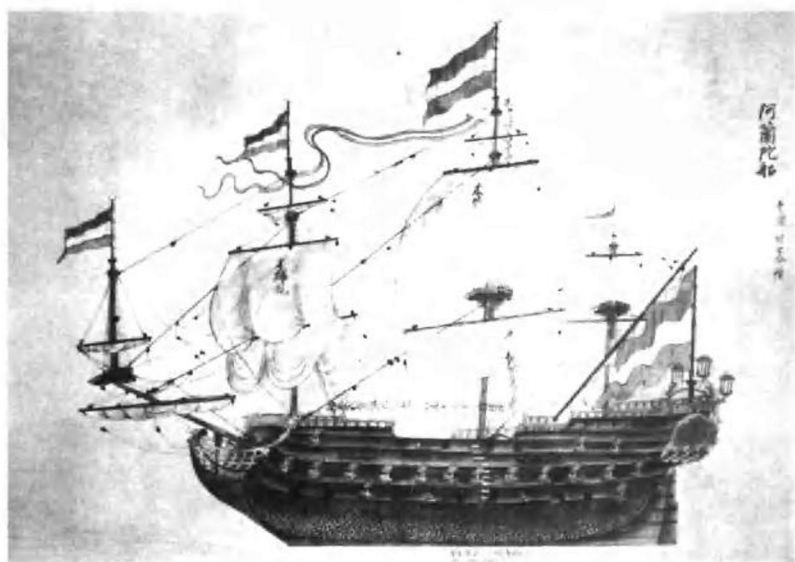
廈門船



暹羅船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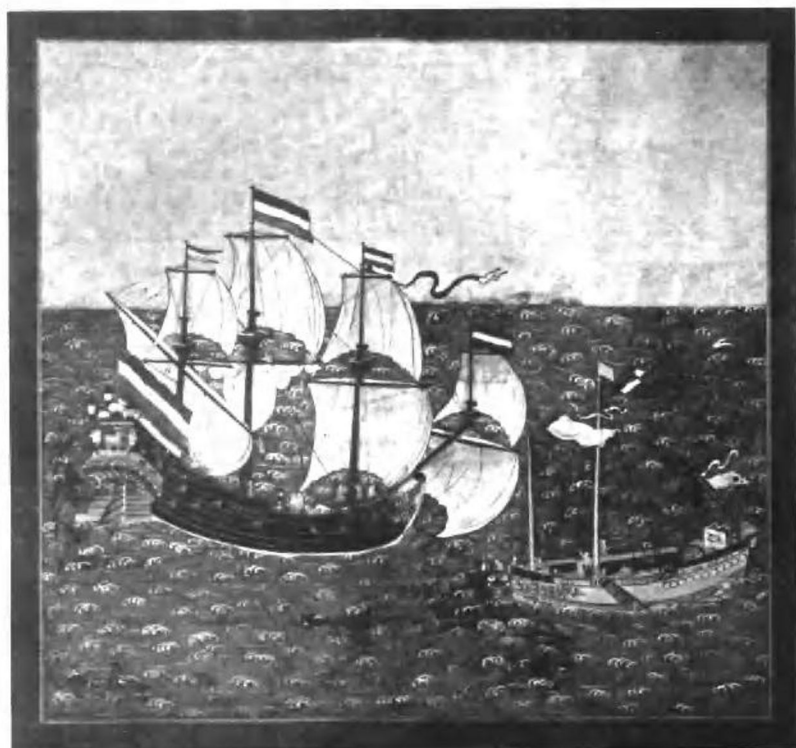


咬啮吧船



阿兰陀船

图版七 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藏屏风



图版八 斯潘塞收藏品中《唐船兰船图》



南京船



阿兰陀船



阿兰陀船



暹罗船



福州船



咬嘴吧船



宋居腊船



广南船



宁波船

08

日本文化研究丛书

中方顾问 沈 善洪

日方顾问 石田一良

主 编 王 勇

中国的日本研究：一个简短的回顾

——代丛书序

中国历朝正史对日本的记载，不失为研究古代日本的珍贵史料；但《宋史》（14世纪）以前的官撰史书，均把“日本传”归入四夷之部，故尽管记奇风异俗、朝贡封赐颇详，其本身还称不上是对日本的研究。

明代，日本研究形成第一个高潮。《明史·日本传》自不待言，书名冠以“日本”的著作亦竞相问世。仅以嘉靖至万历约百年为例，研究日本的著作就可举出《日本考略》、《日本图纂》、《筹海图编》、《日本考》、《日本一鉴》、《经略复国要编》等，现已佚散的估计数量也很可观。明朝异乎寻常的日本研究热，究其原因，与倭患触发的海防关系密切，《日本考略·自序》云：“于兹猥属为《考略》，以便御边将士之忠于谋国者究览。”可见这些著作类似于敌国便览，偏重于概况罗列，而轻于研究探讨。

迨至清季，在西方文化反复冲击下，古老的汉字文化圈渐趋解体，尤其是日本率先维新成功，踏上“脱亚入欧”之路，迫使素以文明宗主国自居的中国，不得不刮目视之。在这种背景下，清代出现第二次研究日本的高潮。依赖文献和传闻研究日本的时代遂告结束，中国人终于走出国门，通过实地体验，为后世留下丰富的访日记录，如《日本日记》、《使东述略》、《使东诗录》、《日本纪游》、《谈瀛录》、《游历日本图经余记》、《东游日记》、《扶桑游记》、《游历日本考察商务日记》、《游历日本考察农务日记》、《愚斋东游日记》等等，无

论数量还是质量,均是前代所无法相比的。然而,细读这些访日见闻,发现中国人所关注的,往往是日本西方化的层面,而非传统的思想文化,故可谓之“曲线的西方研究”。当然也有例外,如黄遵宪的《日本国志》,堪称明清日本研究的一座丰碑。

千余年来,日本对中国的研究,已经达到巨细无遗的地步;反观中国,自古以“华夷”色镜视人,一旦到了非摘下不可时,恍然犹如隔世,弱邻竟成强虏。甲午一战,“泱泱大国”败给“蕞尔小国”,从此中日反目成仇,更失去了客观研究对方的基盘。黄遵宪在《日本国志自叙》中发过慨叹:“以余观日本士夫,类能读中国之书,考中国之事。而中国士大夫好读古书,足已自封,……即日本与我仅隔一衣带水,……亦视之若海外三神山,可望而不可即。”此种状况至民国更甚,戴季陶有感于“中国”这个题目被日本人无数次解剖、化验,而国人不愿读日本字、不愿听日本话、不愿见日本人,更谈不上什么研究,于是发轫写了部《日本论》,算是填补了空白。清末以降,国人负笈东游者剧增,他们通过日语翻译了大量西学书籍,却很少有专门研究“和学”的。“五四”前后,周作人、钱稻孙等致力于介绍日本文学,因囿于文人士夫圈子,终未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。

随着战后日本经济的奇迹般腾飞以及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,长期困扰日本研究的两大障碍——“华夷思想”与“敌国意识”渐被清除,短短数年时间,大学的日语专业成倍增加,各种研究机构纷纷设立,研究日本的第三次热潮,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席卷全国。尤其是近十年来,有关日本的翻译、著作、论文以几何级数猛增,这表明“日本”这个题目,终于被中国人放到手术台上认真地解剖了。稍嫌不足的是,解剖的部位存在明显的偏向,即语言文学、政治经济等分野人才济济、硕果累累,而艺术、民俗、思想、宗教、社会等广义的文化领域则门庭冷落,鲜有人涉足。

对日本文化研究的概念,很难作出精确的界定,或可比作对“日本”这个题目的综合解剖。从局部研究过渡到综合研究,是日本

研究的又一次质的飞跃,其重要性渐为人们所认知,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自 1985 年始设日本社会文化硕士专业,杭州大学于 1988 年承办日本文化史大学师资培训班,均为日本文化研究的勃兴蓄积了人才。鉴于国内迄今尚无一块属于日本文化研究者的学术园地,杭州大学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推出的这套丛书,显然正逢其时。但愿这套丛书能为日本文化研究摇旗呐喊,为中日文化交流添砖加瓦。

本丛书聘请杭州大学校长沈善洪教授任中方顾问,日本思想史学会名誉会长石田一良博士为日方顾问,主编由杭州大学日本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王勇副教授担任,日本文化研究中心负责日常编务。

编 者

1990 年 10 月

中文版序

1945年8月15日这天，我身处设在大阪市内的中部第22部队陆军兵营之中，当时年仅19岁。日本陆军为了所谓的“本土血战”，将征兵年龄从20岁降为19岁。我于前一天应征入伍之时，正遇上美国空军的最后一次空袭，兵营的北端在炮火中化为灰烬。就在这块地方，后来发掘出难波宫遗址，现已成为著名的史迹公园。

入伍之前，我在旧制浪速高等学校读二年级，如果按照现在的学制，相当于大学二年级学生。进校不久，马上被分配到工厂，夜以继日地制造武器。每月仅有一次，趁着夜幕赶到讲授日本史的老师家中，与高年级学生一起参加读书会，所用的教材是江户末期学者吉田松阴所著的《讲孟余话》。

吉田松阴是一位提倡尊皇的幕末志士，明治维新前夜死于狱中。这位历史人物在战争期间备受尊崇，当局认为有助于提高士气，岩波书店顺势推出吉田松阴的全集。

在这个读书会上，我对高年级前辈充满国粹主义的发言尚可理解，但对《讲孟余话》的内容却茫然无知，内心十分焦急。有一天，我终于悟出个中奥妙：《讲孟余话》是吉田松阴在讲解《孟子》之余所发的议论，没有读过《孟子》其书，怎能理解《余话》之妙？进而又认识到：无论是多么偏激的国粹主义者，中国的古典知识是学问的基础所在，如欲研究日本，必先熟悉中国。经历了战败之后，我将中国学定为自己将来的研究目标，从而开始学习中国古代史。

在中国古代史中，我对汉代史，尤其是汉代法制史产生了浓厚